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外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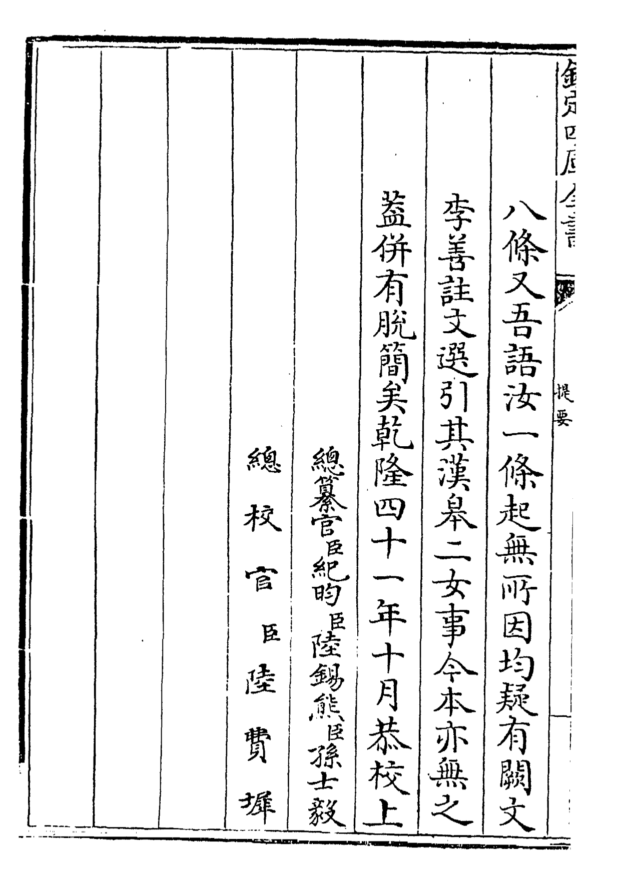
詩外傳　　　　　　詩類附録

提要

臣等謹按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内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説四十一卷傳世久遠多散佚不存隋志唐志惟載外傳十卷即今本是也其書

襍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
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而家
語及晏子春秋為多班固稱其取春秋采襍
說咸非本義與不得已葢譏之也中間如阿
谷處女一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
彭祖名並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
稱韶用干戚舜兼二女為非稱荆蒯芮僕不
恒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

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為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顔淵子貢子路言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為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為白虎通義精理名言亦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其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



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註文選引其漢皋二女事今本亦無之蓋併有脫簡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外傳卷一

漢 韓嬰 撰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懐其寳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逺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

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厭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

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

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禮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

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
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憫勞辱
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
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
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

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

污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壊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
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
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
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
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
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

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

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宫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

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髗就而後能行三年䐉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懐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禄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

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

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磏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

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也寛而容衆百姓信之
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
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
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凡以法
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
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
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
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

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已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

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

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之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詩外傳卷一

詩外傳卷二

漢　韓嬰　撰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

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

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驏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

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凡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凡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

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袵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

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
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
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
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
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

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修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别切磋而不舍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恶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薫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

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晩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内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内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决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顔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顔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顔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

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廏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

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顔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脱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仰天而歎

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

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

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外寛而内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

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己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蕩蕩乎其易不可失也磏乎其廉

而不劌也温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忘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

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

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

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相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

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徳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来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来者逺矣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隂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良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

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

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仰天喟然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衞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詩曰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

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畢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

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是故昬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不殺三月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静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

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外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外傳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詩外傳卷三

漢 韓嬰 撰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監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政有岐之行子孫保之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上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岐之行子

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而國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

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

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為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黄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黄翟黄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黄勃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黄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禄日千鍾

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

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内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来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

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

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矣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瘫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

有聲有聲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

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黄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

殷亡武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

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

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便人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

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内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

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夫是

之為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游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是以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

辟醜也宜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

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

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遟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遟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

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

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

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

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
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
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
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
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
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
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
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

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

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嵸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

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以為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悦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

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

器也對曰此葢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寛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畀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寛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葢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

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寛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滞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

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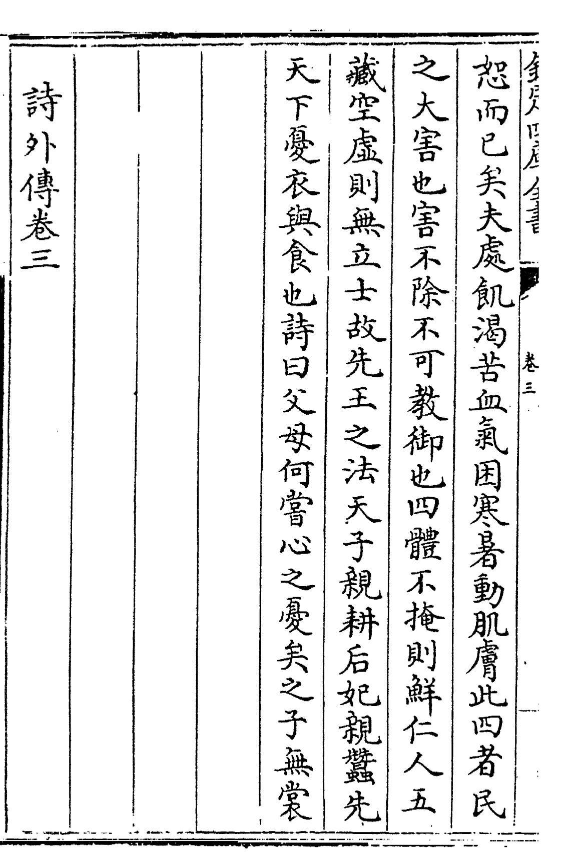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逺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

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

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有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不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詩外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外傳卷四

漢 韓嬰 撰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

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

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

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為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南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知也觀

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令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

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黄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

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

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慢夫照臨而有别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

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

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行義立敎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日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

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

所懽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謂之大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比己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

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耶則太

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
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
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
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茍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
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
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

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

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紀綱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寀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趨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

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静而違達則寧而容窮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盗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

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為治故其言可以為民道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則治失之則亂由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

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為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

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琁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南苗異獸之鞟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

後質習慣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

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財均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

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見客客去顔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顔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其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忘不可久詩

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曰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無政心從而壞遂不返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

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
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
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説周公善聽不言之説若周
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
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詩外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外傳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詩外傳卷五

漢　韓嬰　撰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

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强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史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絶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収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

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之也抑為之者窮而是子猶為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為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

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

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

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内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别黑白竒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

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

凡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

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

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

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内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盖形無置錐之

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内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

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蒭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絶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

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淩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内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隷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

亡之主以隷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

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

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黄而絲假之黄於地藍青地黄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

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名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

不淫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之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躧舄視不出閫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各本皆失設顯

一段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為三公賢以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来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

通曰令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詩外傳卷五